



秀才遇見兵

果庵

「秀才遇見兵，有種講不清！」

沒有經過戰陣的人，一聽見兵就有點毛骨悚然，不用說遇見了。並非完全因為歷來兵的表現不好，實在戰爭是可怕的。然而如王橋先生所云，從前的大兵，也真不好惹。我自己便有好幾回的經驗，一直到民國十七年以後，舊觀念才漸漸被糾正了，到現在雖然看見兵也沒有什麼奇異的感覺，而且，許多朋友，尤其是青年的，反而脫下長衫紮了皮帶去投筆從戎了，秀才與兵，逐漸有合而為一之勢，也是以前讀書人所想不到的罷？

鄉下人輕易看不見兵，所以我在上期刊說我們扮作兵模樣到集鎮上去看社戲是會嚇人一跳的。古人所謂「承平時久民不知兵」，一點也不錯。我在十歲以前簡直沒有兵的印像。第一次聽見兵害怕是在民國九年直皖戰爭，皖系軍隊戰敗的時候，戰爭地點好像是琉璃河一帶，離我們那兒尚遠，事實上並沒有看見逃兵，只是吃了一陣虛驚。正在夏天，青紗帳起的當兒不是兵，也有匪，有了兵，匪更多。家家閉着大門，不敢出外一步。祖父，父親，六叔，七叔，都武裝起來，晚上，本來可以在月光下乘涼聽故事的，如今則如臨大敵，心頭不住的跳着。鄰村槍聲四起，流彈嘖嘖的從我家房頂上飛過去，於是六叔也拿起槍來，向西南方高處「砰」的一槍，一條火花使每個人的胆子都壯起來。接着，七叔，祖父，都來表演一番。我們小孩子只有站在一旁，聽說要放槍，先把耳朵擰上，此外就是聽大人們說着從外邊聽來的種種詭譎。遶天之幸，總算平安無事的過去了。到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發動，戰爭的範圍和規模以及時間都比上一次來得大，好像是春天，三月的光景，這天我

們正在學校上課，忽然聽說「逃兵來了」，大家都嚇得面無人色，紛紛跑回家中。大人們的忙亂，比小孩更甚。母親把櫃子打開，揀出一個包裹，又揀出一個，在旁邊堆了一大堆，看着那個都是好的，應該帶在身旁。可是要逃難就得輕裝減從，這樣果實是不行的。於是選來選去帶了一大包貼身的衣服，和一些錢票，便攜着我弟弟妹妹等在北村的一個窮困一點的族人家中，其實想起來很滑稽，為什麼別人的家就可以避兵呢？不是大家都一樣嗎？可是心理作用使我們覺得這地方果然安全，雖然那白木的小門絕對沒有我家的黑漆大門堅牢，但這兒是不惹人注意的呀，逃兵一定不會來。我們疑神疑鬼的坐到晚飯以後，並沒聽見有什麼逃兵來的消息，只是每逢有人打門的時候，白白搥上一身冷汗。不久，父親叫人喊我們回去，說是不要緊了，可以吃晚飯了，回到家裏看看秋毫無犯，真好象經了一次大兵襲似的。夜裏睡覺，把頭蒙得格外嚴，一如聽了可怕的鬼的故事一樣。第二天，各式各樣的謠言紛紛自四方傳來，什麼強奸呀，放火呀，逃兵被老百姓殺死呀，有名有姓，彷彿如繪。這時大家一致的把怕的態度改為抵抗，一則因為仇恨，二則報紙上對於吳孚威的宣傳太有力，我鄉多看天津益世報，那時這報紙差不多是曹派的機關報，對於奉系向來不說好話的，原始的軍閥之宣傳技巧不講究，於此可見。鄉下人叫吳大師為養諸葛，說他能掐會算，妙計如神，這自然可以助長百姓對於散兵遊勇的藐視。從此家家閉緊大門，有的甚至修起碉堡，把幾十年不用的火槍鳥槍都拿出來，鏽得太利害就用醋浸透洗刷，又從賣爆竹的店裏買了大批的土製火藥，鐵彈丸，一種必須用兩個壯丁抬起來施放的巨型火槍，名曰抬槍的，也操演起來，整天咕咕咕咕，如臨大敵，我們是既不敢上學，又不敢出外，天天在家裏悶着，還是聽各式各樣的無稽之談。這樣足足過了個把月，到底不會看見半個兵，於是在額手稱慶中，把一幕虛驚度過去。

兵難沒看見，見聞畢竟是多了一些。民國十二年新春，父親送我到一百餘里以外一小城市去求學，這城市原是父親求學的舊遊之地。坐着長途驛車，顯得我頭昏腦漲。好容易到了城門，四名灰衣的兵士，雄糾糾的站在兩旁，雪亮的刺刀，整齊的束裝，弄得父親也不知所措，在車裏低聲和我說：戒嚴了罷？戒嚴了罷？可是我們的驛車却毫無阻難的運了進去。大街上熙來攘往，這種兵亦不在少數，並無驚懼之態，這立刻鎮定了父親的

心，等到住入西街的高升老店，才知是馮玉祥的第七混成旅，駐屯於此，在相鄰的照像館牆上就懸着一尺多放大的陸軍檢閱使馮玉祥的照像，和旅長張之江的照像。這可以算做正式和軍隊接觸之始，那年我已是十五歲了。

馮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將軍，軍隊都念聖經。他治軍之嚴是夙著的，第七混成旅的兵士的確規規矩矩，一點不敢亂鬧。我們常常看着那些雄赳赳氣昂昂的壯士的隊伍從學校大門外經過，只有營長，才騎一部腳踏車，連長以下，一律步行。編制配備，都異常齊整，回想起來，我所遇見的兵隊，印象最好的恐怕還要算這一旅吧？在城門值崗的兵們，手中總是捧着一本步兵操典或是馬可福音，不停的默誦着。營房外面兩句標語：「有事如無事鎮靜，無事如有事提防」。簡單切實比後來貼得滿牆的「打倒」「擁護」，要有力得多。我們時時在學校模仿着他們唱的軍歌，用山東或是河南口音，如「時時留意官長，當攻擊是敵人」呀，「不能命中，絕不放槍」呀，都很有趣。現在想起馮軍的訓練的方法，頗有點近似日本，蓋想將一國的軍隊練得像那麼一回事，非得這樣下工夫不可的。可惜後來因為割據的局面造成，大家只和擴充數量，不知注重質地，於是鼎鼎大名的西北軍中，也移進不少亂七八糟分子，若是只有當初的第十一師，第七八混成旅，那真可稱為所向無敵的精兵了。

民國十三年二次奉直戰起，吳上將軍派了十路討逆司令，大兵數十萬，浩浩蕩蕩，殺奔山海關。我讀書的城市恰為從陸路開軍隊的樞紐，大軍如雲，什麼陝軍，直軍，各式各樣的填街塞巷，其中陝軍紀律最不好，帶兵官好像是胡景翼，我家中聽說戰事發動生怕我被夾在戰線中，三番兩次來信催我回去，我既未曾經過戰爭，胆子自然是小的，和幾位同鄉一商量，毅然決然地回家了，家鄉正在忙着秋收，鄉下老農紛紛來問北京什麼人坐下了龍廷，讓人可笑可氣。在農村的曠野中呼吸新鮮空氣是有的，要想知道時局却難。後來有了纏着「不擾民真愛民」的臂章的軍隊從喜峯口一帶開回來，才知道有什麼倒戈的事，起初是非常詫異着，只有胡里胡塗聽着無邊的謠言。後來，看了天津益世報，才有點明白，冬天，我又回到學校去上學了，軍營裏的駐軍，已竟不是第七混成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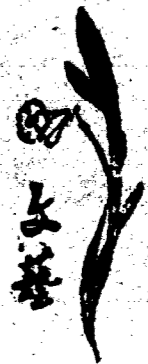
內戰幾乎是每年每月都有，第二年馮軍與李景林軍在津郊衝突，又是秋冬之際，我照舊受家中的命令回家。同了一位長工，徒步一百一十里。晚上八九點鐘時，我尙跋涉於一片沙磧中，遠望應當宿止的小鎮上的燈火，不知何時方聽到達，而沿路軍隊，大車，不斷的過着，心中的恐怖，和夜色一樣深。好容易在鎮上找到一個小店，麵煮得人喉嚨，連飯也沒的吃，長工從外面買了二斤麵條，肚子也餓了，大家稀哩呼魯的吃了個干淨。次日生怕被軍隊拉夫，起得特別早，大霧漫漫，不辨東西，只有摸索而行。幸而一路平安，直到離家二十里的鎮上，才僱了一頭驢子騎回去。這一年我竟未復學，在家鄉做着小學教師，外面雖然亂糟糟畢竟生活還恬靜平安。到了十五年正月，我趕回學校補考，這時馮張的裂痕已竟大了，彈丸之城，大兵雲集，而且大批的兵隊，不斷的從機關方面退下來，我們學校所在地是交通要衝，城外便是大運河。守城的唐之道部隊掘壕築壘，準備死守。若是在往時，我又該玩老調子，趕快回家了。但是一則剛剛到校。二則也看慣了這些物事，反而毫不理會，我們補考是晚自習時舉行，正是考數學我焦灼得答不出題的當兒，訓育主任氣急敗壞的來告訴我們說城裏很危險了，自明天起停課，大家都避一下。沒處去的，可以到北京，已竟接洽好了其中學借住。我們一聽，弄得手足無措。本來這幾天街上連賣燒餅的都沒了，火車也不通，不少人被抓去當苦力，逃難的人非常之多。我們怎麼辦呢？回家路已不通，去北京又沒有多少錢。而且舉目無親。後來同學王君想起來有家鄉的人在那兒作寺院住持，我也想到在北京作教師的舅父，於是帶了少許隨身什物，一起四五個人，步行往北京城。有錢的同學，大都坐了洋車，十分寫意。我們只有羨慕與忌妬。大馬路上往來全是攜男抱女的難民，小茶館中點心既無，歇足之外，只有喝幾口開水，從上午九時走到下午二點，才到齊化門關廟，大都市風光雖好，却也無心欣賞。僱了洋車，直奔王府大街北首一個僧寺，我以為這裏應該是個很清淨的去處結果却汗穢不堪，住在大殿。偏殿兩廂的都是小販，閒人，亂哄哄，那住持只食房金，自己吃喝嫖賭，別的什麼也不管！我們大失所望，但既來之則安之，賃了幾床「多年冷似鐵」的棉被，在亂七八糟的殿廡裏睡下了，心頭不知怎麼一種滋味，想到家鄉，想到僅有的錢想到戰爭不知何時方止。……次日。買了一張北京地圖，因為地理不熟，僱車

又沒有錢，決定用走的方法去觀光，我們看了光怪陸離的東安市場，看了金碧輝煌的協和醫院，也跑到三一八慘案的鐵獅子胡同去看看血迹，後來，慢慢認識路徑，就一直走到同學借宿的地安門附近的某中學。這時，奉軍的飛機開始到北京空襲，恐怕還在中國戰爭史上也是首開紀錄罷？有一回，我正走到皇城根，飛機來了，在景山頂上盤旋，因為這裏有馮軍陣地。我被嚇得神魂失據在行人道上拚命的跑，住戶也紛紛閉門，見了同學，大家也都驚惶萬狀。同學們人很多，幾十個人住一房間，地下鋪着稻草，十足避難生活，但是天天課也不上，又可以領了學校發給的飯費到後門大街的小館子裏吃廉價的水角子，閒暇無事，就到鼓樓通俗教育館去消遣，既可避炸彈，又可看見和我們同時避難來京的女學校的同學，在平時，雖然一城上課，男女不親，彼此是很難謀面的。由此種種，日子一長住在某校的同學苦悶和恐慌就沒了。我們本想搬回來，又怕人情上說不過去。每天吃飯，起初是到東來順之類的地方吃點麵食。後來有人警告我們說，這地方可不是隨便可以吃的，長了一定支持不住，於是改吃小飯攤上的斤餅斤麵，黑得怕人的乾餅，像漿糊一般的菜湯，到學校去領飯錢是那麼遠，又怕飛機，且也為數甚微，我們彼此商量了半天，與其在這苦悶的環境中胡混，不如索性回原校去，聽說有不少的人回去了，城裏很平安，戰事也無何進展，伙食是照常維持的。決定之後，應即啓程，春風料峭的早晨，坐車仍出齊化門，凶惡的大刀隊們搜檢了行裝，總算放行了。一路只有荒涼寂寞，到得校內，景物依然，未曾走的同學，一齊來打聽消息，當然，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大家無課可上，吃飯以外，看閒書，談閒天，下棋，吃花生米，連平時板面孔的老師們也移尊就教的來宿舍和我們亂談，這真是快活，自由而並不墮落的日子，在一生中僅有的享受，因想早知如此，為什麼不早早回來呢，唉，後悔不迭。

但是戲劇畢竟越演越熱鬧了，一天晚上，約在十點鐘，我們剛剛睡下，忽有槍聲兩響，起自城外，慢慢繁起來，終於開了鍋一般。同室趙君是在戰線中度過日子的，告訴我們這是總攻擊了，我想像這樣總攻擊倒也曠哈，我們鄉下大年夜不也如此嗎？清晨，忽然加上「達達達」的機槍聲，也是由於趙君的告訴才知道的。太陽一出，萬籟俱息，城裏除冷靜和食品稍缺乏外，別的照常，反正不能出外，同學聚在一道，無非談論彼此戰

爭生活經驗，我是老老實實分毫無有，只有聽人家的。第二天拂曉，更添上震耳的砲聲，一連過了四天，這天早上十點鐘，忽有附近軍隊中的人來借電話，告訴我們說不行了，城南某鎮戰線，已有敵人渡河，我們將信將疑，心裏沒有怎麼理會，可是城南車站一帶忽起槍聲，機關槍的聲音也很猛烈，我們爬到牆頭看看大街，一無所有，停會兒，兩輛滿載子彈的卡車瘋了似的駛向車站，而不到一分鐘，又復駛了回來，我們一想，這一定是不行了，有位教體育的M先生，告訴我們說，恐有流彈，趕快下來吧，操場一隅有個泥工沉澱石灰的坑子，這兒就做了我們的公用避難坑，外面的情形怎麼樣已不知道，只有吃吃的流彈聲和迫擊砲彈炸裂聲，有一下似乎非常的近，我們心頭突突的跳着，不知自己的性命將要如何，可是在緊張的一幕，人們往往是會拿出毅力的，我們雖然不說話，臉上却充滿堅忍的光輝。

有個傻裏傻氣的工人從外面拾了一只破彈箱，很驕傲的拿給我們看，說：「外面兵多哩，你們爲什麼不去看，躲在這裏！」又說：「隔壁小學校中了炮彈了，把牆頭打個大窟窿哈哈」。人們一面喝住了他，一面心中更加沉重。不一刻，北面城頭上已隱約有着灰色軍衣的人影，好像在那裏嚴厲的喝問。時間已到中午，我們誰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只好爬出來去吃飯，因爲不能上檯，連菜都沒有，一個桌一碟醃豆，大家心裏像被油鍋煎的一般，有菜也吃不下的。吃到中間，一名灰衣兵士出現了，把槍作預備放的姿勢描準我們然後叫：「舉起手來，左手！」我們幾十人一同站立起來，舉起了手，他又問，「有錶沒有，俺對對表！」大家這時已竟明白了來意，齊聲說沒有，他用兇惡目光掃視一周，也許是因爲人多之故，釋笑了一聲，走了。剛走到外邊，廚房的狗追在後面不停的吠着，廚夫正在趕之不迭，他回過手來，「砰」的一槍，一條狗給打得腸子拖在肚外，飯廳的玻璃也震碎了好幾塊。這個對於我們的危脅，比流彈砲彈飛機又大得多了！我們正合了小說的話，個個面無人色。我的皮包僅有四元錢預備在萬一當兒作不時之需的，爲慎重起見，跳過窗子，搬着荆棘，把他藏起來，手面糊得血淋淋的。大家在飯廳等了許久，直到聽不見任何聲息，才回到一個空課室裏，爲了人多可以胆子大些，我們決定集體睡覺，却將行李被褥移過來。



秀才遇見兵(續)

果 庵

我們的宿舍在西部，中部是課室，東部也是宿舍，但是舊式平房，由低年級同學寄宿。此時三部分的訊息完全隔絕，在西部宿舍便傳說東面如何如何，什麼某同學被擄去瀟馬呀，某同學被擄去若干東西呀，使我們心頭添空加了不少恐怖。等到我們碰到體育M先生，才確知他的二百餘元，也被放槍打狗的兵士擄去了，手錶當然也沒了蹤影。這且不說，因為他的身體特別魁梧，又穿着西服褲，皮帶，那兵一定斷定他是敵人的軍官，非加處分不可，M先生嚇得三魂失竊，七魄凌空，好容易許多同學，同事，大家環請，並加保證，這才放開，非數學T先生，生物R先生，歷史C先生的手錶，却同時被擄，T先生是近視眼，正在學校大門內張望，被兵一下子看見，險些挨一頓毒打，丟了手錶，總還算好運氣呢。統計起來，這兵一共擄走手錶十四只，鈔票千餘元，大致可算發一注小財。

住在課室裏的共有三四十名，聽着被槍炮聲震動得咕咕嚕嚕，誰敢好好安眠？大家只有將運命交給上帝；雖然，半夜光景下起小雨來了，一會兒，有人在外面拚命叫門，我們誰也不敢答應，更不敢起來開門，後來聽出說話的聲音是本校的康務L先生，才大着胆子開開來，他拿着一把雨傘，很驚慌而關切的告訴我們說有許多兵因爲下雨濕了衣服，都到學校儲藏室來翻衣服來了，如果有人在那裏面存了東西，應當快移走，又連帶報告我們不少新聞，進城的軍隊乃是高X的第九軍，現在已竟出告示安民了，大約明天可以好些。又說，不少遊勇到他那裏要錢，學校裏雖然存一點款子，還要應付學生吃飯，只好把現洋五元三元的包起來，遇到十分不能應付時，就給他一包，幸虧L先生是久經變故的人，若不然，或是一走，或是藏在一旁不管，恐怕秩序更壞了。這老人已竟在十年前折世，現在想起來，仍可懷念。

L先生出去後，大家紛紛起來準備收起重要的東西，以避免掠奪，我有一件隨身的小包裹無非是應用的衣服之類，想了許久，決定和同學劉君一起，藏到操場一角的儲藏室裏去，那兒原是放爐子的，或者兵士們不會注意到，於是我們倆像作小偷一般，邊試探邊走的到了操場，幸而未遇一人，鼓起運氣，向儲藏室進行，但當我們用力推門時，裏面竟像有人死力的頂住，這真不免奇怪了，因爲再沒別處可去，便加備用力推，推，推，門開了，原來是茶爐上的校工，蹲在那兒，我們問他爲什麼跑到這裏，他哭喪着聲音說，兵們都來要開水，沒有就打，從下午到現在，已竟挨了不知幾次打了，所以才逃避在此，這樣，我們就索性把衣包交給了他，囑咐他，如果離開這裏，千萬藏得妥當些。我們如釋重負似的回到課室，沉心靜氣的聽外面消息，同鄉W君忽然說起這話來，真讓人急得要死，叫醒了，還真明其妙，現在想起那樣子來還覺得十分可笑。

大家怕得連廁所都不敢去，吃飯時，一齊到飯廳。街上秩序未恢復，青菜沒有，只有平時存備的一點青豆，用鹽醃了代替菜蔬，不久，青豆也光了，僅僅在米湯中放點鹽，苦上加苦，不堪言狀。起初是在兩天有人來借衣服，及至他們發現了這龐大的儲藏室，就在晴天也有人來騷擾了，許多同學的衣物，只要稍稍值一點錢的，統統丟光，我們雖然飽受驚慌，到底保全了自己的寒儉財產，可謂不幸中之大幸。到了第四五天，情形稍好一點，有個工兵，因爲到學校裏燒飯，慢慢和我們談起來，他的家鄉，就在附近，據他說，這路上已竟沒什麼阻礙了，馮軍已被打出北京城，如果願意回家，不妨動身。果然次日在北京避難的同學紛紛回來了，這證實了火車交通已照常。L老師第一個跑到北京去，北京來的同學聽我們報告所遭的厄難，雖是損失了一些衣服，仍是賴手稱慶。同學既多，胆子稍壯，計畫結果，決定回家，我的同鄉一共集結了十三名，都是年歲不大的小孩子，我們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就是平常認爲極笨的交通工具如輪車和驢子等也不會有，除依賴自己的兩條腿以外，更無他法，因此行李都極簡單，在一個微感寒冷的暮春早晨，很勇敢的出發了，出了東門，渡過運河，看見沿河蜿蜒不絕的戰溝，說不出是什麼意味，想起在學校所學的唱歌有一「憑君莫問對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之句，就悲壯的唱起來，晨曦照在青青麥苗的露珠上，這一羣飄泊的遊子，興高采烈的走向他們的家鄉。不出我們所料，路上是沒有行人的，甚至連兵也沒有，鎮市都閉了門，街道像死的。平時我們常去打尖吃

飯的賣飯食小店也沒有人照應了，想吃一碗薄湯的豆腐羹都不許可，下午三時許，到達D鎮附近一村，餓得實在走不動了，坐在樹蔭下休息，忽然來了一個賣青萊蔬的，我們立即包圍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擔子菜蔬給吃得精光。也不知誰給的錢，賣菜蔬的傢伙莫名其妙地看了我們，趕快走了。鄉村人不知我們是作什麼的，也許他們被軍隊掠奪得怕了，於是門閉得更緊，一個人也不敢出來，我們又好笑好氣，以最慢之餘勇，到底在晚上七點鐘時，到了預定的D鎮，這裏是我外祖的家，且離我家只有四十里了。

D鎮西端屠鎮有一家客店，同學都住在那裏，我則住在去離外祖的家。走到大門外，才知早已暗了，竟不知應當怎樣進去，正焦急間忽然有一位認得我的人，很驚訝的詢問了究竟，帶我從南面牆頭的缺口處爬進去，原來外祖父母等早已跑到山中去避難去了，家中只有一位舅母和表弟，舅母說，因為逃兵太多，搶得一無所有了，糧食被拉走，笨重的東西被毀壞，甚至連坑上鋪的席子都被搶了，正合「磨掃一空」一句話，沒有什麼可吃的，只有小米稀飯，好容易買了一塊豆腐，又沒有鹽，但我已餓了一天，狼吞虎嚥，不知吃了多少，夜間因為長途跋涉，睡得也格外好，天一明，舅母就催我動身說，身子不好，找一個長工過休兩日，飯也不要吃了，恐怕太遲了有軍隊要拉夫，沒有辦法，只好繼續昨天的精神，再走四十里。但長工十分胆小，唯恐在大路上被拉了作苦力，強迫我走從麥田裏走，這比走大路可吃力得多了，二十里之後，已竟弄得我筋疲力竭，本想P鎮可以應到一頭驢的，從行路人的傳說中，P鎮正有大批軍隊在拉苦力，如何敢再去試探，幸而從P鎮至我處，都是僻路，走累了可以隨便休息，這時我感得還是小事，餓可真是了不得，眼前一陣陣金花亂閃，即不果也走不動了，春日鄉村風物大好，心情如是，却一毫也顧不得欣賞，後來遇到一位灌園的農夫，要了點冷水吃，心中似稍舒一雙，直到中午，總算換到家中，當母親一看見我的一剎那，我的淚立即流下來了，母親也哭出聲來，大約這即所謂衣履而泣了罷！我的第一個要求，無要的就是吃飯。

在所謂「兵燹」之中，這一回可算是最難忘記的了。民國十七年暑假，革命軍北伐至平津，我們不但怕，更怕軍隊去劫掠，軍人代表也到我們學校來演講，「軍民聯歡大會」，更是隨時隨地舉行，學生與軍隊，人民與軍隊之關係，大約還是最熱烈的一個時期，可惜的是，不久以後，這一種結合的熱忱好像不久又喪失了。